

探春  
的自信与无奈

——读《红楼梦》人物

张从军

《红楼梦》是不朽的，是值得读一辈子的奇书。曹雪芹以高超的艺术成就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写得生动逼真。读《红楼梦》、读这些人物，使我们能够身临其境般感受到在封建时代、封建制度、封建宗法观念压迫下，大观园里的女儿们各自所表现出的不同生命状态、性格特征和命运结局。

就探春而言，贾府三小姐身份中庶出的尴尬，使她在自信思想性格的侧面，表现出对现实的无奈。虽是女儿才俊，长得也很漂亮，让人“见之忘俗”。但也只能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对整个封建家族的衰败包括她本人的命运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在贾府元、迎、探、惜四位小姐中，除去进宫的元春，迎春懦弱，惜春太小，只有探春志大才高，懂事能干识大体，表现最为出色。集中反映出在发起成立海棠诗社、代替王熙凤理家和相对抄检大观园所持态度三件事上。令人感到她一扫胭脂色，充满了自信爽直之气，是位具有文才、抱负、识见和魄力的好姑娘。

先说探春的文学生格和志向。她住的“秋爽斋”本身就有很浓的文化意蕴。作者借刘姥姥的眼光，突出探春住处与一般贵族小姐闺房的的不同。因“探春素喜阔朗，这三间屋子不曾隔断”，说明主人喜欢大方简约，有一种脱俗感。陈设的都是文房四宝，墙上挂着一幅米芾的《烟雨图》，两边是写有“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的对联。这些布置烘托出她的文学生格、性情志趣和独特个性。发起成立海棠诗社时她宣称：“孰谓莲社之雄才，独许须眉；直以东山之雅会，让给脂粉。”所谓诗言志，诗风反映人的个性、决定以后的命运。她在《警菊》诗中写道：“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展示了她敢于向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挑战的思想性格。她的《咏白海棠》也写得不错，有很深的诗学才能，使人联想到她的外貌、品格、气质和才能，完全像她在诗里塑造的白海棠形象。

再说探春的家理才能和精明。探春的家理才能体现在她和李纨、宝钗代理王熙凤理家这件事上。身为女儿，相对贾府那些还沉浸在安富尊荣、奢靡享受的主子们，算是有眼光和观察力的。她刚一理事，就看到贾府经济入不敷出，必须开源节流，并着手进行改革。首先免掉了宝玉、贾环、贾兰三人上学的点心和重复开支，取消了姑娘们每月重支的头油脂粉费用。受奴才赖大家的花园管理启发，让婆子们承包大观园的果树花草，“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歇的了。”这项改革措施不仅调动了这些婆子们的积极性，还给贾府每年增加400多两银子，虽说这点银子对贾府来说是杯水车薪，关键是给贾府上下只图享乐、不知节省的现状带来了一些生气，展现了探春的管理才能和创新精神。

最后要说的还是探春的事事能力和见识。身为闺房小姐，探春性格中含有大丈夫气。她曾坦言：“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言辞中表达了她的感慨和志向。她有见识、有勇气，把问题看得透彻，又襟怀坦荡、不卑不亢、敢于担当。在第四十回，贾母因贾赦欲娶鸳鸯一事而气得迁怒王夫人，在座的也没有人敢辩驳，大家都禁口无言，只有探春挺身而出，替王夫人解释。在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一事中，她的态度不像迎春和惜春一味退让害怕，敢于站出来，保护自己的丫鬟，说：“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却却不能。”给了仗势作威的陪房王善保家一记响亮的耳光，表现出对这种“自毁长城”行为的不满。她的正直、率真、不假以颜色，连王熙凤也要让几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所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说着，不觉流下泪来。她是一位清醒者，是从内心深处对整个家族坐吃山空、“内囊尽上”，走向衰败命运的预感。

如果从性格和才能上讲，探春无疑是个强者，但也有她脆弱的一面。在当时封建正庶观念挤压下，她的庶出身份成了一种缺憾。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强者一般不愿把弱势暴露给别人，所以她想维护自己的正主子身份，也是在掩饰她的伤口，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有一次，她的生母赵姨娘的弟弟赵国基死了，恰好探春理家，赵姨娘本想多要个二三十两银子，没想到探春不认赵国基为舅舅，驳斥到：“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习按理尊敬，越发敬出这些亲戚来了。”探春这番话，可能有人觉得有点绝情，这与赵姨娘的身份卑微，愚昧又不得体，使探春难堪有关。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自己身份的维护，她只认王夫人是自己的母亲，只认王子腾是自己的亲舅舅。这样做，也是刻意淡化认下的卑微感。用红学家白先勇先生的话来讲：“这种宗法社会之下，规矩严，有时候也许我们觉得不合理，但那时候就是那个样子。”尤其在婚姻问题上，对于正庶出身表现的最为突出。在贾府“探春最能干、最有头脑、最有眼光”，但命运就是这样，她偏偏是姨娘养的，是无法克服的短处。她的悲剧和别人不一样，明明是有才有志有貌，但却要飘然远嫁。

在封建时代，大家族强调的不仅是门当户对，还特别看重女子是正出还是庶出。晚清时期，曾国藩在对子女教育上还算比较开明。他劝长子曾纪泽不要把精力放在学习八股文上，而是放在经世致用之学上，这相较于当时追求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现象还是有真知灼见的。但在曾纪泽的婚事上，他就不那么开明了。据记载，曾国藩即将为曾纪泽定下贺长龄之女时，忽然反悔变计，主要因为当时社会特别讲究嫡庶之分。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听到贺长龄女儿是庶出，于是曾国藩便给远在家乡的父亲写信道：“京师女流之辈，凡儿女定亲，最讲究嫡出庶出之分……知贺女实属庶出，内人即不甚愿。”虽然贺长龄曾经做过封疆大吏，属于有名望的湖南籍人士，算是门当户对，而且其女“端庄体好，真淑女也”，又有当地名流做媒，但在封建观念下，曾国藩却想要毁约，后在其父曾麟书的坚持和督促下，才遵父命定下这桩婚事。尽管《红楼梦》的写作年代早于曾国藩所处的时代，但封建婚姻观念还是根深蒂固，确实受到礼教非常强的影响。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探春远嫁离别的悲剧是必然的结局，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 两座嵯冢山

——读王若冰《走读汉江》

严维佳

自古以来，在中国大地上，两座完全同名的山似乎并不多。

作为汉中人，我对位于宁强县大安镇汉江源头的嵯冢山倒是并不陌生。去年春节，我曾专程探访了《尚书·禹贡》记述大禹在此治水时，嵯冢山白崖下“嵯冢导漾，东流为汉”的古汉源石牛洞。只是如今当地人却将这里叫汉王山，据说是因为当年汉王刘邦曾在此练过兵、秣过马、扎过营。

看来，宁强嵯冢山虽贵为大禹治水之地，其得名于先秦时期或更早，只是因有了汉王刘邦的“在此一游”，现在人们皆称汉王山，嵯冢山却鲜有人提，这让大禹情何以堪。

今年春节，我在拜读了甘肃天水作家、秦岭文化学者王若冰先生的《走读汉江》一书后，方知甘肃天水境内也有一座嵯冢山，古人称嵯岷山，现在天水人称齐寿山，是西汉水发源地。这让我难免有些好奇：一条古汉水，两座嵯冢山，东西汉水果真是两源同流吗？

据曾两度用脚步丈量了从天水嵯冢山古汉源到武汉汉口龙王庙千里汉江的王若冰认为：“中国有两座嵯冢山，都是汉水发源地，不同的是宁强嵯冢山是现在汉江的发源地，天水嵯冢山是西汉水的源头。”

在王若冰先生看来，古汉水应原为从天水嵯冢山发源的西汉水，在流经陇南后，经汉中宁强县华阳关和代家坝之间的潘溪河，与从宁强大安镇嵯冢山发源的东汉水连接贯通，两源同流。而历史上最早提出汉水有东西汉水之说的，是班固《汉书·地理志》，随后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汉中志》也说汉水

有两个源头。到了北魏时期，酈道元的《水经注》才更为详尽的指出东西汉水早期其实为同一条河流。只是如今分流了，西汉水流入了嘉陵江，而东汉水则一路向东，形成了今日的汉江。

王若冰认为，关于东西汉水何时分流？至今说法不一，有说汉代，有说南朝。但分流地点，应大致在宁强华阳关与代家坝一带，而且举证说，1953年12月在修建宝成铁路时，地质勘探专家通过对此地质构造、地形地貌及打孔勘探后得出“这一带是一处古河床”的结论。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原本一脉相承、两源同流的西汉水在此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挥手告别的呢？

王若冰先生经多次现场踏勘和对后世各种说法进行比对后认为：也许是自然之力，即发生于西汉（前186年）的甘肃陇南成县与汉中略阳县一带的大地震，才使山崩地裂、山川移位、江河改道。这在《汉书五行志》和《汉书·高后记》里都有记载，《汉书》说“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山崩，杀七百六十人，至八月乃止。”正是这场7级以上的超强地震，让一条本来就在如今地质运动异常活跃的秦岭断裂带中奔流的河流改道，并非不可能。

但一直以来，由于缺乏足够的直接证据和史料印证，汉中宁强、略阳的文史专家和学者，对东西汉水两流同源的说法似乎并不认同。宁强籍文史研究专家宋文富先生《嵯冢（禹碑）和汉水发源地考》一文中坚持认为“漾、沔、汉本为一流，嘉陵江南去，汉水东行，流域各别，水系分明，经书早载，互无瓜葛，东西二汉水互不相干。”

其实，随着历史变迁、科技进步，“一江有多源、古今有新源”的例子并不少见。就像多年来，汉江（况且叫东汉水）的源头，究竟是宁强县中源的漾水，还是北源沮水，或是南源玉带河。直到2011年10月，长江水利委专家最终确定大安镇嵯冢山为古汉源。而按50年前宁强籍学者黎琴南教授考证和1990年版《辞海》称：玉带河之上源为新汉源，并将此命名为汉源镇。而濒临西汉水源头的甘肃陇南西和县县城所在地现在也叫汉源镇，在王若冰先生看来“这不是巧合，而是古汉水留下的历史印记。”

去年暑期，我曾带领汉中和略阳政协的同志跨越嘉陵江赴甘肃陇南市的武都、成县、宕昌考察。令人颇感意外的是，与汉中一衣带水的陇南，竟也是个江河纵横、水草丰美、物种丰富的陇上江南，而且具有浓郁的汉、回、羌等多民族文化特征。

《走读汉江》中所述：西汉水上游是大秦帝国创建者秦先祖的故园。先秦时，中国疆域并不辽阔，从坐拥关中的西周京畿，逆渭河翻陇山，嵯冢山所在的天水境内是西部戎狄狄马驰骋的西周边陲，也是天之尽头，地之边缘了。公元前11世纪末，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将忠于殷纣王的同宗党羽——秦先祖嬴姓人流放到西汉水和渭河上游的天水、陇南境内，替周天子守卫西部边疆，观测日月天象，驯养良驹战马，既是一种惩罚，也是用其所长，更是周人礼仪治国的体现。

我查阅了劳翰著《秦汉简史》，也记载了“东方嬴姓部落，曾为商人封在西方渭水上

## 村庄里的乡土中国

——评负文贤长篇小说《大梁村》

刘宁

后花园，城市郊区蓬勃发展的中间地带，一个能提供给人民旅游度假、休闲娱乐、生态农业采摘的文化旅游地带。

大梁村五十余年所走过的道路，是中国乡村发展道路的缩影，也是今天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农村繁荣发展的见证。负文贤写出了从人民公社时期到乡村振兴阶段中国农村的变化，展现出半个多世纪中国农村现代化探索过程。就此而论，《大梁村》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意义和时代价值。

自然史里的乡村景观与在地文化

《大梁村》的另一突出特色在于对乡村景观和场景真实细腻的描写。在农业社会呈现生机盎然的自然史里，展现白鹿原的地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的视觉呈现，乡村景观是乡土文学中最令人动容的内容，其中既包括乡村自然风景描述，也包含乡村生产、生活场景呈现。

负文贤几乎在作品的每一个部分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乡村自然景观描写，从“白鹿原上下起了春雨，一阵儿像细丝一般，细细的，密密的，沙沙地洒落在地面，一阵儿又朦朦胧胧，好似湿漉漉的烟雾，轻柔地滋润着这片高原”到“大梁沟对面沟坡上，几棵柳树的柳条，婀娜低垂，长出了黄绿嫩叶，在微风中轻轻拂动”再到“昨晚下了一场大雪，麦苗儿被盖得严严实实，鲫鱼沟两岸白雪皑皑”。白鹿原上四季景色变幻，大千世界千变万化，农民们手捏穗大粒圆、沉甸甸的麦穗，能感觉到殷实、蓬勃、向好的生活摆在面前。

在自然史写作基础上，负文贤笔下还有一幅幅生动感人的乡村生产和生活场景，其

题材的小说最著名的要数路遥先生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那是把煤矿题材放在社会大背景下去延伸和描写的现实主义作品，所反映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煤炭企业生存发展的状况。而煤炭企业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经过此后30多年的快速发展，管理体制机制、机械设备装置、自动化智能化水平、人员整体素质、企业文化建设和职工精神物质生活等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矿区的环境面貌、企业管理、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职工的劳动强度、精神风貌、收入水平、生

## 逐梦世界一流煤炭企业

——评梅方义长篇小说《地火》

卫建宏

活品质已经与过去那个年代不能同日而语，而及时跟进反映煤炭工业此后几十年巨变且产生较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却比较少，这部小说恰好弥补了这一短板，是为煤炭业建树碑立传的一部优秀作品，实在难能可贵。小说中的主要煤矿正是关中东矿区从历史的沧桑中走出、顺应时代潮流大步“北移”扩张，甚至逐梦世界一流煤炭企业的典型代表。

二、这是展现新时代煤炭企业奋进历程和辉煌成就的一部史诗。梅方义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黄陵矿区，从普通员工做起，一步一个

中不乏割麦子时节，农民们把野兔聚在中间，兔子冲到女子怀里，晚上村子里就到处飘着淡淡的兔子肉香气。麦子收上场后，人们开始打场、碾场，劳作的场景令人沉浸其中。作者拥有丰富深厚的乡村生活阅历，熟悉乡村各式各样的生活场景，因此，他描写的每一个场景都让人觉得如临其境、如闻其声。最感人的还是于刚乾、席养涵在秦岭山榆木料换粮食的场景，像极了《创业史》里描写梁生宝进秦岭砍竹子的情景。唯有亲历，才能够展现得如此动人，唯有深切观察生活，才会写得如此深刻，而这些生产劳动场景、场面的描写，是一切恢弘大作才具备的特色。显然，在负文贤心中蕴藏着书写出一部史诗的强烈愿望。

《大梁村》里有分量很重的民俗乡情描写。陕西关中是秦汉旧地、汉唐故土，民风淳朴、刚烈，白鹿原是陕西关中一个历史悠久、古迹遍布的地理单元，大梁村是白鹿原上一个文化深厚的古村落，特有的原野地貌，巍然可见的秦岭，潺潺流淌的灞河，以及特有的乡村生产、生活场景都映照出这片浸润秦风汉韵土地的地性特征。

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习俗是一个地域在地文化的真切呈现，其背后透着一定的生存方式和心理需求。无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景观与风土民俗，是变化中不变的内容，而在一个宏大的自然史描写中，即在恒定的历史长河中，《大梁村》呈现了大地及其之上的自然风景和生活景观。

双线结构与现实主义创作

《大梁村》从写作手法上讲，自始至终追

脚印，立足岗位，不懈追求，在党群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20多年，岁月和风雨的洗礼终究把他锻造成了一名优秀的企业管理干部。这期间，他所听到的、看到的，贯穿了一个企业从建设到投产、从缓建到恢复、从做大做强、从粗放管理到集约管理、从制度管理到文化管理等多方面蜕变和提级升级，都为创作这部小说提供了翔实、生动、鲜活和厚重的第一手素材。与其说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倒不如说这是一部没有明确时间、地点和真实人物人物的报告文学，小说中的重大事件、

游，归周以后，其族长非子因替周孝王养马之功，与周孝王十三年（前897年）封为秦国附庸（今甘肃天水附近）之说。

在王若冰看来，天水嵯冢山南麓流出的西流到秦先祖陵墓所在的礼县大堡子山一带的西汉水河谷，正是前秦先民祖居之地，他们在此牧马征战二三十年，并在西汉水上游某个叫西大丘的地方建立过秦国第一个都邑，从被发配边关的奴隶到成为等级森严的西周贵族，全仰仗于西汉水滋润出的漫山遍野丰茂的牧草。说明春秋时期，包括了当时应该是浩浩荡荡的西汉水的汉江，在“江河淮汉”中，其流量可能是当时中国第一大江河。

读完《走读汉江》，掩卷静思，我在想：关于从两座嵯冢山发源的西汉水，其是否两流同源或两源同流的说法也许还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书中还有许多推断、假设、想象仍需进一步考证与商榷。但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如今的三千里汉江将向西再延长八百里，从而成为孕育从先秦到周秦汉唐五千年华夏文明，汇聚上游秦文化、中游巴蜀文化与下游楚文化，奠定中华民族多元、包容的文化特征，成就中国历史上秦、汉两大帝国崛起的一条古老而伟大河流！

“汉江是一条古老的河流，也是一条历史身世和文化精神丰富多彩的河流。两座嵯冢山都是古汉水的源头，要全面呈现一条古老汉河的历史身世，我就不能将历史的另一头抛弃……”王若冰先生在《后记》中的这段话，预示着关于两座嵯冢山发源的西汉水是否两流同源的探索与发现，注定还将继续下去。

求的是洗净铅华、朴实自然，但仔细品味便发现作者的匠心独运、精心布局。小说从大梁村的社戏开始写起，相当于小说中的一个楔子，通过一场戏让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纷纷登场，并且借着一台社戏，又交代了作品中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他们之间的分歧，同时，小说开篇就展现一部大戏的场景，这期间预示着小说要上演一部农民的社会和人生大戏。

《大梁村》有双线并行的写作结构，一条线索是大梁村的社会结构变迁，隐含着不同时代乡村不同的治理理念，这一线索以金文涛的顺口溜贯穿全书而呈现，并承担着点题作用。另一条线索是几个年轻人的情感。小说中写了两辈人的生活 and 生命历程，从老一辈的席广田、于恭让到年轻一代的于刚乾、席养涵等，讲述了年轻一代农民向知识阶层转化的发展过程，其中交织着于刚乾与金玉秀、席养涵与丁香梅的感情生活叙述。小说写人物的情感不煽情、不渲染，而是在自然客观的描述中烘托出两对青年虽然两情相悦，但终究是错过了，最后经过不断寻找与碰撞，都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归宿。

现实主义一直是陕西乡土文学写作的创作理念和方法，无论是柳青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路遥缜密如针般的生活书写、贾平凹的生活流彰显、陈忠实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当代陕西作家以现实主义创作态度直面中国当代乡村生活，他们无论直接书写农村建设运动，还是以日常生活展示乡村社会变迁，他们的双脚都踏在坚实的现实主义大地上，并以越走越广阔的现实主义，显现出陕西这块古老土地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

负文贤的《大梁村》写乡村生活扎实、细腻、真切，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奇异的叙事，而是在淡淡叙述和细细描述中，勾勒出五十余年乡村历史沧桑变化，是作者多年乡村经验的自觉呈现，是当代中国乡村五十余年社会发展的缩影，以一个村庄的变迁展现出乡土中国的光明前景。

撑起共和国脊梁的深度礼赞。

小说中所涉及的重大事件甚至故事情节在近30年煤炭企业的改革发展历程中都有所体现，诸如煤炭陷人低谷、矿井缓建、企业多元化发展、产业链延伸、精细化管理、走式带式管理、干部竞聘上岗等等。我作为煤炭人，都有亲身经历，读起来感觉熟悉和亲切，非常具有代入感，感染力比较强。小说中的人物都有煤矿人的显著特点和明显本色，形象饱满，个性突出。作为主要人物的刘海洋、惠朝川和刘宁等，是煤炭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擎旗者和引领者。荷长红（楠楠）和刘广生等“煤二代”，已经在矿山扎根，充分融入煤矿基层，把老一代的优良传统和开创的事业继承进一步发扬光大，他们是引领未来的后备力量，也是小说不吝笔墨热情赞美讴歌的对象。

小说描写的虽然是企业的发展壮大、干部的成长进步、矿区生活的提级升级等，实际上是在赞颂煤矿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三特”精神。毫无疑问，煤炭是个艰苦行业，黑色的“乌金”在国家能源保供战略中起到的是“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煤炭工人天天与它打交道，班班与它密切接触，这不正是一种“负重前行”吗。这部小说饱含深情地把触角伸向煤炭人，它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和社会影响力就不言而喻了。

人常说，万事开头难。梅方义既然敢啃硬骨头，创作出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接下来就会相对容易许多。祝愿他继续努力，不断挖掘潜能，为祖国煤炭事业、为这个伟大时代创作出更多高质量的煤炭工业题材文学作品。